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七十回 秦員外無辭甘認罪 金琴堂有計立明冤

且說碧蟾素日原與家人進寶有染，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，不但不能挨餓，反倒遂了二人私欲。他二人卻暗暗商量計策。碧蟾說：「員外與安人雖則住在上房，卻是分寢，員外在東間，安人在西間。莫若你晝夜持刀，將員外殺死，就說安人懷恨，將員外謀害。告到當官，那時安人與員外抵了命。我掌了家園，咱們二人一生快樂不盡。強如我為妾，你是奴呢。」說的進寶心活，半夜裡持刀來殺秦昌。且說員外自那日錯罵了安人，至今靜中一想，原是自己莽撞。如今既將碧蟾鎖禁，安人前如何不陪罪呢。到了夜靜更深，自己持燈來至西間。見鄭氏剛然歇下，他便進去。彩鳳見員外來了，不便在跟前，只得溜出來。他卻進了東間，摸了摸臥具，鋪設停當，暗自想道：「姨奶奶碧蟾，他從前原與我一樣是丫頭。員外揀了他，收作二房。我曾擬陪一次。如今碧蟾既被員外鎖禁，此缺已出，不消說了，理應是我坐補。」妄想得缺，不覺神魂迷亂，一歪身躺在員外枕上，竟自睡去。他卻那裡知道進寶持刀前來，輕輕的撬門而入，黑暗之中，摸著脖項，狠命一刀。可憐，一個即要補缺的彩鳳，竟被惡奴殺死。

進寶以為得意，回到本屋之中，見一身的血跡，剛然脫下要換。只聽員外那裡，一疊連聲叫「進寶」。進寶聽了，吃驚不小，方知員外未死。一壁答應，一壁穿衣，來到上房。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，見彩鳳已被殺在臥具之上，故此連連呼喚。見了進寶，便告訴他彩鳳被殺一節。進寶方知把彩鳳誤殺了。此時安人已知，連忙起來，大家商議。鄭氏道：「事已如此，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進，告訴他。多多給他銀兩，將他女兒好好殮殮就是了。」秦昌並無主意，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。誰知進寶見了馬氏就挑唆，說他女兒是秦昌因奸不遂憤怒殺死的，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。

金必正金大老爺因是人命重案，立刻前來相驗。秦昌出其不意，只得迎接官府。就在住房廊下，設了公案。金令親到東屋看了，問道：「這鋪蓋是何人的？」秦昌道：「就是小民在此居住。」金令道：「這丫頭他叫什麼？」秦昌道：「叫彩鳳。」金令道：「他在這屋裡住麼？」秦昌道：「他原是服侍小民妻子，在西屋居住的。」金令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妻子住在西間了。」秦昌答應：「是。」金令理叫作前來相驗，果係刀傷。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衙中聽審，暫將彩鳳殮殮。

轉到衙中，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。馬氏也供出秦昌與鄭氏久已分寢，東西居住，他女兒原是服侍鄭氏的。金令問明，才帶上秦昌來，問他為何將彩鳳殺死。誰知秦昌別的事沒主意，他遇這件事倒有了主意，回道：「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，因奸不遂，一時忿恨，將他殺死。」

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認？他想：「我因向與妻子東西分住，如何又說出與妻子陪罪呢？一來說不出口，二來惟恐官府追問『因何陪罪』，又叨頓出碧蟾之事。那時鬧得妻妾當堂出醜，其中再連累上一個先生，這個聲名傳揚出去，我還有個活頭麼？莫若我把此事應起，還有個輾轉。大約為買的丫頭因奸致死，也不至抵償，總而言之，前次不該合安人急躁，這是我沒有涵容處。彼時若有涵容，慢慢訪查，也不必陪罪，就沒有這些事了。可見靜修和尚是個高僧，怨得他說人口不利，果應其言。」他雖如此想，不思索思索，若不陪罪，他如何還有命呢？

金令見他滿口應承，反倒疑心，便問他：「兇器藏在何處？」秦昌道：「因一時忙亂，忘卻擲於何地。」其詞更覺含渾。金令暗想道：「看他這光景，又無兇器，其中必有緣故。須要慢慢訪查。」暫且懸案寄監。

此時鄭氏已派進喜暗裡安置，秦昌在監不至受苦。他因家下無人，僕從難以靠托。仔細想來，惟有杜先生為人正直剛強，便暗暗寫信托付杜雍，照管外邊事體，一切內務全是鄭氏料理。監中叫進寶四人，輪流值宿服侍。

一日，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，順便探訪杜雍。剛然來到秦家莊，迎頭遇見進寶。和尚見了，問道：「員外在家麼？杜先生可好？」進寶正因外面事務如今是杜先生料理，比員外在家加倍嚴緊，一肚子的氣無處發洩。聽靜修和尚問先生，他便進讒言道：「師傅還提杜先生呢。原來他不是好人，因與主母調奸，被員外知覺，大鬧了一場。杜先生懷恨在心，不知何時暗暗與主母定計，將丫頭彩鳳殺死，反告了員外因奸致命，將員外下在南牢。我此時便上縣內，瞧我們員外去。」說罷，揚長去了。

和尚聽了，不勝驚駭詫異，大罵杜雍不止。回轉寺中，見了北俠，道：「世間竟有這樣人面獸心之人，實實可惡！」北俠道：「吾師為何生嗔？」靜修和尚便將聽得進寶之言，一一敘明。北俠道：「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，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。」靜修聽了好生不樂，道：「秦員外為人，老僧素日所知，一生原無大過，何至被囚。可恨這姓杜的竟自如此不堪，實實可惡！」北俠道：「我師還要三思。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。難道不是吾師薦的麼？」這一句話，問得靜修和尚面紅過耳。所謂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，一言不發，站起來向後面去了。

北俠暗想道：「據我看來，杜雍去了不多日期，何得驟與安人調奸？此事有些荒唐。今晚倒要去探聽探聽。」又想：「老和尚偌大年紀，還有如此火性，可見貪嗔癡愛的關頭，是難跳的出的。他大約因我拿話堵塞於他，今晚決不肯出來。我正好行事。」想罷，暗暗裝束，將燈吹滅，虛掩門戶，彷彿是早已安眠，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。

到了門前，天已初鼓。先往書房探訪，見有兩個更夫要蠟，書童回道：「先生上後邊去了。」北俠聽了，又暗暗來到正室房上。忽聽乳母白氏道：「你等莫要躲懶，好好烹下茶。少時奶奶回來，還要喝呢。」北俠聽了，暗想：「事有可疑。為何兩個人俱不在屋內？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。」

剛然來到後面，見有三間花廳，格扇虛掩。忽聽裡面說道：「我好容易得此機會，千萬莫誤良宵。我這裡跪下了。」又聽婦人道：「真正便宜了你。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呀。」北俠聽到此，殺人心陡起，暗道：「果有此事！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。」背後抽出七寶刀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推開格扇，手起刀落。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，雙魂已歸地府。北俠將二人之頭挽在一處，掛在格扇屈戌之上。滿腔惡氣全消，仍回盤古寺。他以為是杜雍與鄭氏無疑，那裡知道他也是誤殺了呢。

你道方才書童答應更夫，說先生往後邊去了，是那個後邊？就是書房的後邊。原來是杜先生出恭呢。杜雍出恭回來，問道：「你方才合誰說話？」書童道：「更夫要蠟來了。」杜雍道：「他們如何這麼早就要蠟？昨夜五更時拿去的蠟，算來不過點了半枝，應當還有半枝。難道還點不到二更麼？員外不在家，我是不能叫他們賺。如要賺，等員外回來，愛怎麼賺，我是全不管的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更夫跑了來道：「師老爺，師老爺！不好了！」杜雍道：「不是蠟不夠了？犯不上這等大驚小怪的。」更夫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方才我們上後院巡更，見花廳上有兩人執著格扇往外瞧。我們怕是歹人，拿燈籠一照，誰知是兩個人頭。」杜先生道：「是活的？是死的？」更夫道：「師老爺可嚇糊塗了。既是人頭，如何會有活的呢？」杜雍道：「我不是害怕，我是心裡有點發怯。我問的是男的？是女的？」更夫道：「我們沒有細瞧。」杜先生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們打著燈籠在前引路，待我看看去。」更夫道：「師老爺既要去，須得與我換蠟了。這燈籠裡剩了個蠟頭兒了。」杜先生吩咐書童拿幾枝蠟，交與更夫，換好了，方打著燈籠，往後面花廳而來。

到了花廳，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。杜先生戰戰哆嗦看時，一個耳上有環，道：「喂呀！是個婦人。你們細看是誰？」更夫看了半晌，道：「好象姨奶奶。」杜雍便叫更夫：「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轉，看是誰？」更夫仗著膽子，將頭扭一扭，一看。這個說：「這不是進寶兒嗎？」那個道：「是不錯。是他，是他！」杜先生道：「你們要認明白了。」更夫道：「我認的不差。」杜先生道：「且不要動。」更夫道：「誰動他做什麼呢。」杜先生道：「你們不曉得，這是要報官的。你們找找四個管家。今日是誰在家？」更夫道：「昨日是進寶在監該班，今日應當進財該班。因進財有事去了，才進寶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班。不知進寶如何被人殺了？此時就剩進喜在家。」杜先生道：「你們把他叫來，我在書房等他。」更夫答應。一個去叫進喜，一個引著先生來到書房。

不多時，進喜來到。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，叫他進內啟知主母。進喜急忙進去，稟明瞭鄭氏。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來，嚇的

沒了主意，叫問先生，此事當如何辦理。杜先生道：「此事隱瞞不得的，須得報官。你們就找地方去。」進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來，到後花廳看了，也不動，道：「這要即刻報官，耽延不得了。只好管家你隨我同去。」進喜嚇的半晌無音。還是杜先生有見識，知是地方勒索，只得叫進喜從內裏取出二兩銀子來，給了地方。他才一人去了。

至次日，地方回來，道：「少時太爺就來，你們好好預備了。」不多時，金令來到，進喜同至後園。金令先問了大概情形，然後相驗，記了姓名，叫人將頭摘下。又進屋內去，看見男女二屍，下體赤裸，知是私情。又見牀榻上有一字柬，金令拿起細看，攏在袖中，又在牀下搜出一件血衣裹著鞋襪，問進喜道：「你可認得，此衣與鞋襪是誰的？」進喜瞧了瞧，回道：「這是進寶的。」金令暗道：「如此看來，此案全在進寶身上。我須如此如此，方能了結此事。」吩咐暫將男女盛殮，即將進喜帶入街中，立刻開堂。且不問進喜，也不問秦昌，吩咐：「帶進寶。」兩旁衙役答應一聲，去提進寶。

此時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秦昌，忽然聽見行役來說：「太爺現在堂上，呼喚你上堂，有話吩咐。」進寶不知何事，連忙跟隨行役，上了大堂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，和顏悅色問道：「進寶，你家員外之事，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。你既是他的主管，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。本縣看了，方好從中設法，如何出脫你家員外的罪名。」進寶聽了，有些不願意，原打算將秦昌謀死。如今聽縣官如此說，想是受了賄賂。無奈何，說道：「既蒙太爺恩典，小人下去寫訴呈就是了。」金令道：「就要遞上來，本縣立等。」回頭吩咐書吏：「你同他去，給他立個稿兒，叫他親筆謄寫。速速拿來。」書吏領命下堂。

不多時，進寶拿了訴呈，當堂呈遞。金令問道：「可是你自己寫的？」進寶道：「是。求先生打的底兒，小人謄寫的。」金令接來，細細一看，果與那字柬筆跡相同。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好奴才！你與碧蟾通姦設計，將彩鳳殺死，如何陷害你家員外，還不從實招上來！」進寶一聞此言，頂梁骨上嚶的一聲，魂已離殼，驚慌失色道：「此……此……此事小……小……小人不知。」金令吩咐：「掌嘴。」剛然一邊打了□個，進寶便嚷道：「我說呀，我說。」兩邊衙役道：「快招！快招！」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揀著，錯疑在安人身上；又如何試探先生，方知是碧蟾，將他鎖禁花園；原是小人素與姨娘有染，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，不想秦昌那日偏偏的上西門去了，這才誤殺了彩鳳；一五一□，述了一遍。金令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碧蟾與進祿昨夜被人殺死，想是你憤奸不平，將他二人殺了。」進寶碰頭道：「此事小人實實不知。昨夜小人在監內服侍員外，並未回家，如何會殺人呢？老爺詳情。」金令暗暗點頭，道：「他這話卻與字柬相符。只是碧蟾進祿卻被何人所殺呢？」

你道是何字柬？原來進祿與進寶送信，叫他多連一夜。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，因此悄悄寫了一柬，托進祿暗暗送與碧蟾。誰知進祿久有垂涎之意，不能得手，趁此機會，方才入港。恰被北俠聽見，錯疑在杜雍鄭氏身上，故此將二人殺死。

至於牀下搜出血衫鞋襪，金令如何知道就在牀下呢？皆因進寶字柬上，前面寫今日不能回來之故；後面又囑咐千萬，前次血污之物，恐牀下露人眼目，須改別處隱藏方妥。有此一語，故而搜出。是進喜識認，說出進寶。金令已知是進寶所為。又恐進祿栽贓陷害別人，故叫進寶寫訴呈，對了筆跡，然後方問此事。以為他必狡賴，再用字柬衣衫鞋襪質證。誰知小子不禁打，□個嘴巴，他就通說了，卻倒省事。

不知金令如何定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